

《中國佛教史》

第六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魏晉時還有一件事，(有)一個人叫朱士行，這個人恐怕他是中國人的第一個出家人。他出家的，那他為何還姓「朱」？一樣是，在這個時候，魏的時候，你出家都一樣是要叫你俗家的姓，就是朱士行。這個人可能是中國人的第一個出家的人。那他就研究《般若經》，研究支婁迦讖所譯《般若(經)》，《道行般若經》。他研究了之後，他來講解給別人聽。

當他講解……即是他屢次將《道行般若經》講解給別人聽，當他講解的，一路屢次講解的時候，他就發現這本《道行般若經》譯文有問題，譯文有問題。第二，可能它原(來的版)本有問題，原本殘缺不全，可能是這樣，因此他就發起一個志願，就西行求經。現在我們只知道，人人都是說唐三藏取西經而已。

原來他(是)第一個西行求經的，是他。法顯這些就是後來而已。他就是第一個。那他西行求經那個目的是想怎樣？想取《道行般若經》的原本，想取那個梵文原本，取回來想重新校勘翻譯，發這樣的(志)願。他西行求經，他西行的年份，就(是)公元二六零年，那麼西行的結果如何？(他)取到的，他西行去到哪裏？都未出蔥嶺，向西行，去到天山南路。

當時蔥嶺好難過的，他還未曾出到蔥嶺，就去到于闐，即是現在天山南路的于田縣的附近，那個時候一個國，一個小國，于闐國。那麼他去到于闐就找到了……梵文本，那個頌字就(有)兩個解釋，第一個解釋就是一首四句的詩，叫做一首頌。第二個解釋就不是，就當甚麼？計算字數的。每三十二個字就叫做一頌，那麼它那二千五百頌，就是二千五百乘三十二個字數。他那本《道行般若經》就(是)梵文本，讓他取到了。他取到，他還想繼續尋求多些經，自己就先不回來。那不回來，他就托人… …，即是叫人(替他)帶回來中國了，就放了在那裏。

等到西晉那時候，那個西域的和尚叫做無羅叉(實為：羅無叉)，兩個人譯的，無羅叉(羅無叉)和一個叫竺叔蘭，我寫一個等字，就改一個名字，就到後來西晉的時候，無羅叉(羅無叉)就翻譯了出來，就改了一個名字，改做甚麼名字？叫做《放光般若經》。他自己八十幾歲的時候，老死……在西域，在于闐國，非常年老了，死了。那麼這個又是魏朝，是這樣的事實。魏這個時候對佛教的發展非常之有關係了。魏……那麼以上三國中，就(是)魏。

那三國裏面有魏、蜀、吳，我們又看看吳又如何。這樣，當時就是孫權稱王、稱帝，孫權叫做吳大帝了。孫權的時候，有一個人(是)月氏國的後裔，月氏國的血統，叫做支謙，姓支的，叫做謙，字叫做恭明，恭敬的恭。恭明，支恭明。那他是月氏人，所以他就跟隨他的老師，支亮學佛，跟隨他們大月氏人支亮學佛。那麼支亮是何許人？支亮者，支婁迦讖的弟子，所以他學到支婁迦讖那套大乘的(道理)。支謙(是)大乘的，即是說他是支婁迦讖的再傳弟子。那他就渡過長江，就到了建業、到了金陵，即是現在南京。到了金陵，到了金陵，孫權就很優禮他，拜他為博士，做孫權的博士官。

就叫他輔助太子，叫他做太子的師傅，孫權太子的師傅。那他就在長江以南弘法，那長江以南(能)有佛法，他的功勞是最大的。他翻譯了很多部經典，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《維摩經》。比較重要的，他翻譯的經典裏最重要的就是《維摩經》。本來《維摩經》在印度大乘興起之後，就有所謂居士佛教興起，所有不論大、小乘、其他的初期的都是一些出家人，所有佛教全部都是出家人把持的。

《維摩經》就寫，寫甚麼的？《維摩經》他寫，內容，他寫有一位居士、有一位長者叫做維摩居士，他是釋迦佛的弟子，是釋迦牟尼佛書友之間那樣的人。維摩居士因為時時去見釋迦牟尼佛，很多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就向他問答，怎知道那個維摩居士的辯才非常之好的。所有弟子向他問答都不夠他(來)，幾句都被他問到語塞。那麼，

有一次維摩居士就生病，釋迦佛就叫幾個弟子，叫他大弟子迦葉那樣，你去問候一下維摩居士這樣，但迦葉就說：其他人就沒問題，維摩就「免搞」(不任)了。那麼他老先生的辯才非常之好，我幾次都被他問得語塞無言以對。你最好找第二個去這樣。

那麼就找彌勒，彌勒都說我不願意了。他說：此老人家那些言辭太過鋒利，我很難跟他長對的。最後，釋迦佛就叫文殊菩薩了，文殊菩薩的辯才最好的。文殊一口答應，就於是整班弟子都願意跟隨去。那麼今天，文殊和維摩兩個辯論家一碰頭，就當然很多精彩事聽聞了。他們……謝謝。我們非去聽不可了這樣。整班跟隨着去聽。那麼跟着去聽問答了。我們做戲有一幕、有一齣(劇目)叫做「天女散花」，是嗎？「天女散花」原來就是《維摩經》裏面的一章、一品來的。

那幾個天女，維摩居士不只他不是出家人，他有家庭的。他住的地方，還有一個天(女)，不只有人，不只有妻子，他還有一個天女在他住的地方逗留。平時，那個天女就不現身出來的，就在那天剛剛聽見那個文殊，和他那一班人(佛弟子)一起去維摩老先生那裏問病。

那個天女聽得高興起上來就現身出來這樣。現身出來，(天女)就拿着一些花，在印度上，禮貌上是這樣的，即是你一個貴賓來了，他歡迎你了。那些女子，尤其是女子，拿一些鮮花散在你的身上，表示歡迎。那個天女就來到散花下去，給各位問病的人身上。她散(花)下去給那些出家人，不是，大迦葉那些，舍利弗、大迦葉那些，散下去那些羅漢處，那些花全部黏着不掉的。她散下去文殊那裏，

一散了跟着便掉，掉下去，去了。那麼出家人就有一個戒律，不能帶花的。這個天女，天女都是女子來的，散一些花落在你的身上，結果花又黏着不掉的這樣，那麼就搞到很僵(局)、很急。(出家人)就「猛撥」(拼命撥)，撥來撥去，都撥不走，那些羅漢撥不掉那些花，就覺得奇怪了。他們就問維摩老居士，為何你那個天女來到散花，(為什麼)那些花不掉的這樣？(維摩居士)他說：無事的，很簡單。因為你執著，所以

花就不掉。文殊那些花(掉)是因為他無執著。

那些花會隨掉下。你如果想那些花掉下去的，你不要那麼多執著就可以了這樣。那麼就這幕叫做「天女散花」了。中國那些甚麼？變文，那些……敦煌不是發現了很多那些變文，(變文)裏面有「天女散花」、「文殊問病」，「文殊問疾」、「天女散花」有這種這樣的變文。那些人造來唱的，那些和尚拿着一個錚，好像講故事，好似現在北方古辭那些、唱書那些就受佛經的影響。

在當時那些和尚就把一些大乘經，例如《維摩經》、「目蓮救母」那些那樣的，將它來到通俗化，就拿着一個錚，就在大地那裏，在那些寺門的大地那裏，就坐了滿人，有一個和尚就坐在最中間，拿着那個錚就講了。現在開講了，講這個……譬如說講「維摩問病」，「天女散花」的故事了這樣，現在講這個的故事了。那就把維摩如何病，釋迦牟尼怎樣逐個、逐個叫那些弟子去問病，每個都不願意，後來文殊就擔當起去問病，那麼講到這裏那麼上下，他就又用唱。

先講故事，就後唱，唱那些就好似韻文的，好似七言，它又不是絕詩，又不是律詩，但是它那些語句流暢到，很似七言絕句那麼流暢的，無那些古詩那麼「敼攷」(不流暢)，七言的詩，長篇的七言的敘事詩那樣，那他就拿着錚來到唱那些詩了。唱完這段了，他又講了，那些花就怎樣又黏着、又不掉，之後怎樣掉，又唱，那麼後來他怎樣問答，那麼他又講一下、唱一下、講一下、唱一下這樣。那麼現在變文就有這些的。他講這段故事，他講這段故事，就到最後，講的時候，即是在講的時候，這位維摩居士就高興起來，就問，逐個逐個問了。

他說我現在問了，他說有一件事叫「不二法門」這樣，他問那麼「不二法門」是甚麼東西來的？那個「不二法門」是出自《維摩經》，他說有一樣東西叫「不二法門」，「不二」者即是絕對這樣解釋。「二」即是相對，「不二」即是絕對的，「不二法門」即是「無差別界」。宇宙界的現象，都是千差萬別的，普通就叫做「差別

界」。有善就有惡，有差別的，有高就有矮，有肥就有瘦。

都是有兩兩相對的，就叫做「二」。絕對的，無差別的，就叫做「不二」。其實所謂「不二」就實在指宇宙本體。差別界指宇宙的現象，那他就問，他說佛法中有一樣東西叫做「不二法門」，請大家發表意見，甚麼叫做「二」、甚麼叫做「不二」，大家講一講給我聽了這樣。就逐個問那些大弟子，問釋迦佛那些大弟子，問這個，這個答他，這樣叫做「二」，這樣叫做「不二」，個個答他，(他)都說不對，不可以、不可以，全部都不可以。問到最後，他然後問文殊，好了，文殊菩薩，我現在就問你了。

每個答覆我都不滿意，那你就(是)智慧最高，我現在問你，怎樣叫做「不二法門」這樣？文殊他說凡是用說話、用言語講得出的都是「二」，都是「差別界」。「無差別界」，非語言文字所能講得出的，只能用我們的……那個意思大概只是用我們的智慧去洞察到的這樣，這樣不能講的。維摩居士(對於)這個(答案)比較滿意，表示滿意。他表示滿意之後，文殊就還回一套給他了。他說我們全部講完了，你老先生未講的。我現在問你了，維摩居士，照你的意思答我，怎樣叫做「不二法門」這樣？維摩，這個支謙譯得不好。後來，鳩摩羅什再翻譯過，「爾時，居士默然無言」。

就當文殊問他甚麼是「不二法門」的時候，維摩居士默然，不能出聲講，不講，即是「不二法門」講不出的，他不講，默然，不作聲。那麼，默然不作聲時候，豈不是僵局？那個文殊很聰明，立即稱讚他，他說，你現在看一看你的狀態，那個表情，你的狀態表現出那種語言文字所講不出的那種狀態。你真的能夠瞭解、能夠體驗到所謂「不二法門」了這樣。他是真能入「不二法門」，稱讚他，你真正能夠體驗到那個「不二法門」了。

那麼就稱讚他，那麼講一講這些事，那個天女聽得高興起上來，她又出現來散花，這樣那一幕，「(天女)散花」那一品，最精彩就是這一品了。那麼這一部《維摩

經》，日本人他們(說)當時的《維摩經》……他(們)那些人是這樣看的，認為那些大乘經都是後人造的，他(們認為)是後來……初期就全部(是)那些出家人的，佛教漸漸流行，在大乘佛教裏面，產生一種新的思想，就是居士的佛教，不以出家人為本位，居士的佛教。

居士的佛教就以《維摩經》為代表，表達佛教不是出家人專利。居士的佛教代表者，在日本人來看，都有一些道理的。是嗎？好了，這個支婁迦讖的再傳弟子，他翻譯的經最重要就是《維摩經》了。翻譯得……他所翻譯的語言都是用甚麼？都是用那些道家的說話來到翻譯。

可惜，因為他沒有名詞，名詞不夠用，中國名詞不夠用，不能不去道家裏面借名詞。翻譯很多經之中，翻譯了二十幾本經之中，他其中(的那部)《維摩經》很重要，他又第一個，一本經叫做《了本生死經》，他會翻譯經，懂得梵文的。翻譯了《了本生死經》，他又替它作注。那麼這件事，你不要小瞧他，注一本經，是中國人注佛經的第一位。

不是中國人，是嗎？他都已經算是入籍中國，歸化中國。一個歸化中國的人，創立這件事業。開首注解佛經，這件事就是注經之始。我不寫這些了。還有，他很擅長於「梵唄」，「梵唄」即是現在所謂「喃嘸」，將那些經裏面那些讚歌、那些讚頌來到唱，叫做「梵唄」。用梵文，將一些梵文的讚歌，讚佛的那樣用來唱，即是好像現在那些喃嘸佬那些聲了。

那些唸甚麼爐香讚、戒定真香，(讚)這樣那些就(是)「梵唄」來的。他當時就用梵文的音來到唱，「梵唄」。他長於梵唄，即是這樣。……那裏又是吳那處。那這裏又是不同的一處。江南有佛教就這樣的。那他以一個居士身(份)，他是居士來的，來做官，做博士。又有一位，又是康居國人，歸化中國的，所以他姓康，叫做康僧會。

在孫權的時候，他入到建業，他入到金陵，他入金陵的時候，就(是)公元二七零年了，他入到去建業，孫權很崇信他孫權呀。但是他是出家人，那麼孫權就崇尚他了，於是，孫權(築)建初寺，為他而造一間寺，就叫建初寺。那麼這間寺就是江南有佛寺之始了。那麼這個人翻譯了幾多(部)經呢？我們現在所知道他的譯經，就只有一部經，翻譯了一部，就只是……翻譯哪一本經？(《六度集經》)變了弘揚大乘的所謂「六波羅蜜」了。「六度」了，是江南來到弘揚「六度」，弘揚大乘的「六度」。

據說他亦是長於「梵唄」，他和支謙兩個都長於「梵唄」。他們兩個很合作的，一個出家人，一個居士，很合作的。兩個都長於「梵唄」。就說他，傳聞就說他，說他還歌聲美妙，當然是喃嚨，喃得很好聽。歌聲美妙我們知道他這樣。那麼以上就(是)吳了。三國時候，以上的吳了。那麼，三國還有一個蜀。西蜀裏面，有無佛教呢？現在不能考了。以上(是)三國時代的，現在我講了三個國，是嗎？這樣就是三國的時代，這個一，是嗎？還有一位譯經的大師叫做竺法護。

羅公：夠鐘了？(時間到了)

聽眾：夠鐘了。(時間到了)運來……

聽眾：講到蜀。

羅公：講到蜀，是吧！講漢，講了。西晉，竺法護，是嗎？第二節，是嗎？

聽眾：第二節了。

羅公：西晉的竺法護。

聽眾：講三國了。

羅公：以前用這個講的，是嗎？西晉的竺法護，寫了標題。是嗎？講到竺法護呢，西晉的竺法護，一、他的生平……，他是月氏人，不是中國人。

月氏國，月氏國人，他祖宗已經歸化了中國，月氏國人，祖宗已經來到中國。所以他出世就在中國出世，他變了是中國公民了。在中國的敦煌出世，即是現在所謂敦煌，你去過他的家鄉未？他在那裏出世，就在那裏出世。

他在那裏出世，他因為是月氏人，他姓支的，叫做支法護。後來，他因為拜他老師，那個老師是印度人，那位老師姓竺的，所以他改姓，跟老師姓，得到那個老師同意，跟那個老師姓，叫做竺法護。那他(在)很小的時候出家了，八歲就出家。

出了家之後，就學當時西域流行的梵文，學梵文，又學很多西域的方言，一些土話，他都懂。那他就在很小的時候，出了家沒多久，大概十多、二十歲，他就發願要弘揚佛法。就走去……由敦煌一路去西域，由敦煌一路去西面，去西面就有兩個目的。一就(是)學佛法，二就(是)取那些梵文佛經來到翻譯，就是這樣的志願。於是，他經過一輪遠走之後，他又回來敦煌了。敦(tyun4)煌、敦(deon1)煌這兩個字都可以的。

回到敦煌之後，他就決意……因為他取到很多梵文本，他又懂梵文，於是他決意翻譯佛經了，(做)翻譯事業。由敦煌一路向東行，去長安。沿路行，沿站……每去一個站就住一下，每一個站他就翻譯一些(佛)經，沿路譯經。(經過)很慢、很慢的(時間)然後(才)到長安。就(是)沿路行，沿路譯經。去到長安，就繼續翻譯，那麼從事翻譯的事業總共四十多年。

四十多年，他就花在翻譯經典那裏的。那麼到了西晉的末年，永嘉二年的時候，即是公元三零八年，他死了。七十八歲，七十八歲中只是翻譯(就)佔了他四十多年。八歲出家，其餘那些時間就學習，是一個這樣的人。那他翻譯了經典一百五十幾本，一百五十幾部，裏面甚麼經都有，大概大部份，絕大部份，是大乘經，甚麼經都有，哪一類大乘經都有。

總之他把他在西域搜羅那些，見(到)一部翻譯一部。都不是說認真很有計劃，不過都比較他從前些(前人)，比較有計劃。那他所翻譯的一百五十幾部之中，有一部叫做《光讚般若經》，他最有名的是這一本。這本經是甚麼經？即是那個支婁迦讖，東

漢的時候，那個支婁迦讖不是翻譯了一本《般若經》，那本《般若經》叫做《道行般若經》。朱士行講他這本經，就發覺他有漏，是這本了。那麼原來竺法護他又帶了這本《光讚般若經》的梵文本，當時西域流行的梵文本，帶了回來，他就翻譯了。

把它重新翻譯，改了一個名字，不叫做《道行般若經》，叫做《光讚般若經》，這本。那麼即是說，他所譯的很多的大乘經之中，這本最有名。還有，有很多後來的《華嚴經》裏面，裏面那些分品，他得不到整套齊(全)的，那些分品，他又翻譯了很多《華嚴經》的分品。又翻譯了一部……後來，鳩摩羅什翻譯那本《法華經》，很有名的，原來他(竺法護)已經得到《法華經》。

不得齊全，翻譯了一部份，那麼即是說他所譯的經很廣泛的。那卷數就不多，部數就多，都是小部份。只有三、四十卷經而已。他這個人戒律很好，而且很努力做他傳教的事業的人，所以那些人叫他做「敦煌菩薩」。那些人稱他做(「敦煌菩薩」)，(他是)一個很好的人。他叫做「敦煌菩薩」，是一個這樣的人。那麼這個人，為什麼要特別講他？因為他……後來一些人翻譯很多經，他已經先翻譯的。不過翻譯得沒有後來那些好，比以前好一點。

但是沒有後來的人翻譯的那麼好，那麼這個，有一個叫做竺法護。他的本身就不過如此，但是他有些弟子影響很大的。他那些弟子(指聶承遠、聶道真兩父子)，因為跟隨他，跟隨得久，又懂得講中國話，又懂梵文，他這(倆)人專做傳語(即是翻譯)工作的，傳語，那麼所以因為他(竺法護)喜歡這(倆)個人，就以傳語為他的專業，他(倆)不是和尚來的，兩個都是居士來。

他(倆)專做傳語。所以他(倆)對於那些經很熟悉，有些經，竺法護未曾翻譯的一些經，在竺法護死了之後，他(倆)就將它來翻譯，如果他(倆)自己翻譯不來，他(倆)就找那些西域的和尚來到翻譯，但是西域和尚不懂講中國話的，他(倆)就傳語，傳語就找當時那些文人替他(們)記錄。那麼他那個弟子聶道真兩父子就開了一種甚麼？找人

傳語來到翻譯，那個翻譯經典的不懂中國話的，他就傳話。另外，找一些文人來到筆錄，開了這一種風氣，是聶道真父子做的。

那麼到晚近的時候，我們知道清代末年，不是有一位林紓，林琴南，他不懂英文的，又不懂法文的，因為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那裏做事的。他就找人取了世界的著名的小說，例如法國的《茶花女》那些的、《雙城記》這些的，他去找這些這樣的，就叫別人拿了英文本，或者取了法文本，一句一句那樣解釋給他聽，他就用古文來作筆記，來翻譯成(書)，現在最有名的就(是)《茶花女遺事》。那麼我們都說林琴南他不懂英文、不懂法文，他都翻譯得少少，翻譯得很好，其實公元前第……

-完-